

大国的博弈

by Margaret Macmillan
【美】玛格丽特·麦克米兰 著
荣慧 刘彦汝 译

[改变世界的一百八十天]

PEACEMAKERS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大国的博弈

下

[美] 玛格丽特·麦克米兰 著
荣 慧 刘彦汝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Margaret MacMillan : Peacemakers :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Copyright © Margaret MacMillan 2001

First published in 2001 by John Murray (Publisher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05) 第 8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国的博弈 / [美] 玛格丽特·麦克米兰著; 荣慧 刘彦汝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8 (2010.8 重印)

书名原文: Peacemakers: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ISBN 978—7—5366—7925—2

I. 大… II. ①麦…②荣…③刘… III. 巴黎和会—史料 IV. 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5777 号

大国的博弈

Da Guo De Bo Yi

[美] 玛格丽特·麦克米兰 著

荣 慧 刘彦汝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特约编辑: 张慧哲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30 字数: 500 千

2010 年 8 月第 2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0.00 元 (上、下)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3—68809955 转 8005 或 010—85869377 转 8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五章 东方与西方(续)	(1)
19 奥地利	(1)
20 匈牙利	(27)
第六章 多事之春	(39)
21 四人会议	(41)
22 意大利退出	(46)
23 日本和种族平等	(70)
24 指向中国心脏的匕首	(83)
第七章 燃起中东之光	(101)
25 伯里克利以来最伟大的希腊政治家	(103)
26 奥斯曼帝国的崩溃	(123)
27 阿拉伯的独立	(137)
28 巴勒斯坦	(164)
29 阿塔图尔克和色佛尔的毁灭	(181)

● 大国的博弈

第八章 闭 幕	(207)
30 镜厅	(209)
尾 声	(231)

19 奥地利

1919年6月2日，在巴黎市郊圣·日耳曼·昂莱古老的皇家城堡大厅，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在协约国代表的注视下，代表昔日大帝国的奥地利代表在铺着红毯子的谈判桌上接受和平条约。认识其中几个奥地利人的捷克总理故意转过身去。墙上画着石器时代的动物，如今都已经灭绝了。克雷孟梭的助理莫达克说：“我们中的几个人都被它吸引住了。”

由哈布斯堡家族辛辛苦苦从13世纪经营起来的奥匈帝国在1914年之前就开始解体了，大战只是给了它最后的致命一击。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统统逃回本国，一直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匈牙利最终独立。1918年11月，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位君主——温和而柔弱的卡尔悄悄地放弃王位，但却保留了他的头衔——婚姻、交易和征服的产物：奥地利皇帝；匈牙利、波希米亚、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洛多梅里亚、加里西亚、伊利里亚的国王；奥地利大公；托斯卡纳和克拉科夫大公；劳斯瑞几亚、萨尔茨堡、斯塔瑞亚、克恩顿、卡尼奥拉、布科维纳公爵；特兰西瓦尼亚大公及摩拉维亚侯爵；上、下西里西亚、摩德纳、帕尔马，皮亚琴察、古阿斯特拉、奥斯威辛、萨特、特斯茨恩、弗芮奥拉、拉古萨、扎拉公爵；哈布斯堡王朝及蒂罗尔伯爵等等。一切都不复存在了，而他本人也因流感于1922年在马德拉辞世。1989年3月，东西欧分裂局面结束前几个月，他的皇后齐塔逝世。

● 大国的博弈

忙于应付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调停人倾向于忽视奥地利和匈牙利。绘制新边界的领土委员会和所有人一样，认为将奥地利缩减至德语区，以及将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从匈牙利剥离出去现在完全可行。根据自决原则，什么对奥地利和匈牙利公平，如果他们要生存，需要什么，这些问题都未在巴黎引起重视。两国都没有自己的委员会。

这个昔日帝国的大部分领土都被协约国吞并。这就引出一个问题：谁来偿还奥匈帝国的赔款？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还是南斯拉夫？本尼斯坚决地说：“我们不应该对我们大力谴责的战争负责。”协约国表示同意，只把在帝国核心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联系密切的奥地利和匈牙利作为敌人。他们的代表争辩说，他们不应该被看作帝国的继承人。奥地利总理卡尔·伦纳提醒调停人，旧帝国 1918 年 11 月就灭亡了。他在 6 月的某天说：“我们代表已垮台的帝国的一部分前来参加和会。”奥地利是个新国家，“和其他国家一样，我们的新共和国也充满生机，因此不该被视为已亡的君主政体的继承者。”至少，英国法律专家认为这很有道理。希望占奥地利便宜的意大利人却不这么认为。

奥地利和匈牙利都请求怜悯和理解。他们承认过去出现了一些错误甚至邪恶，但并不是他们犯下的。和德国一样，他们声称已经重生：废除了旧政权，全心全意拥护威尔逊的神圣原则。美国人表示同情，威尔逊希望奥地利一签订和约就加入国联。欧洲人则苛刻得多：奥地利和匈牙利必须像德国一样为战争负责，并在此基础上交出战犯，支付赔款。当奥地利询问帝国其他部分的责任时，协约国回答说，奥地利对大战最热衷：“奥地利必须承担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罪恶行径的全部责任。”

实际上，连欧洲人也想从轻发落奥地利。劳合·乔治对它没有特别的敌对情绪。克雷孟梭（他的哥哥娶了位奥地利妻子）战前在奥地利居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和许多同胞一样，他认为奥匈帝国与德国结盟简直是疯了，但战争结束前，他并没有积极促进其解体。奥兰多说，战争期间，奥地利是意大利的主要敌人，但意大利的政策非常矛盾；奥地利曾经既是敌人也是盟友。意大利想得到奥地利的蒂罗尔地区，但不希望南斯拉夫有同样的

想法。意大利外交官向奥地利政府暗示，如果蒂罗尔问题能顺利解决，两国将在经济领域密切合作。

匈牙利是另外一个问题。1919年，它变成布尔什维克，而奥地利还是社会主义；它与多数邻国打仗，而奥地利却处于和平状态；匈牙利应该严惩，而奥地利值得同情。与德国和匈牙利不同，狭小而贫穷的奥地利不足以构成威胁，这一点对它很有利。它也没有很强的国家观念，因为它从来不是一个国家，只是哈布斯堡王国的一部分。1919年，它是一个畸形孤儿，身小头大，头部包括德语区——风景如画但异常贫穷的山脉和峡谷，以及原帝国首都维也纳，那里辉煌的宫殿、宽敞的办公楼、宽阔的街道和阅兵场、大教堂、小教堂，都是为拥有5000万臣民的统治者建造的，而不是300万人。总理向一位心怀同情的美国人抱怨：“我们有上万个冗余的官员，至少20万工人。真不知该怎么处理他们。”奥地利几乎一半人口都居住在城市，但却没有足够的人来养活他们。

帝国垮台后，由奥地利领导的经济组织也相继崩溃。连通黑海和德国南部的多瑙河流经该国。铁路四通八达，连接布达佩斯和布拉格。1918年11月，进口食物和原材料、出口成品的贸易停止了，就像维也纳一家报纸所说的一样，被斧头砍断了。来自波希米亚的煤炭和土豆以及来自匈牙利的牛肉和小麦都在新国界的另一边。奥地利没有钱购买而其邻国也不愿慷慨捐赠。他们忙于索要维也纳的资产中属于他们的那部分：艺术品、家具、收集的盔甲和科学设备、书籍、档案甚至图书馆。意大利人索要意大利成立之前运到维也纳的艺术品，比利时人索要由玛丽亚·特蕾西亚带走的三幅一联的绘画。

有关奥地利局势的警报频频传至巴黎：乡村的家禽被抢劫一光，商店里货架空空，肺结核四处蔓延，人们衣衫褴褛，成千上万人失业——仅在维也纳就有12万5千人。工厂停产，火车和电车只能偶尔运行。原皇家军队总司令现在在经营烟草店，擦皮鞋的军官越来越少；饥饿的孩子沿街乞讨，施舍处门外排满长队；中产家庭出身的女孩为了温饱而卖身。当暴力游行中警察的马匹被杀时，肉几分钟内就被抢光了。

● 大国的博弈

维也纳人的咖啡馆依然开着，乐队也依然在演奏，但顾客却喝着大麦制成的咖啡并始终穿着大衣。为了节省燃料，商店和餐馆很早就打烊了。剧院只准一周开放一次。街道肮脏不堪，无人打扫。窗户用木板挡着，因为没有玻璃来更换。哈布斯堡王朝宫殿被洗劫一空，美泉宫现在是遗弃儿童的收留所，霍夫堡皇宫则出租给私人。一位美国观察家说：“他们就像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如洪水或饥荒，其态度及观点和为印度受饥荒者求助的代表团一样，希望我们能排除怨恨，满怀同情地帮助他们自力更生。”

1919年1月，英国公务员威廉·贝弗里奇被派去评估奥地利的需要。他警告说，如果不立即救援，社会将完全崩溃。但有些省份拒绝给维也纳供应食物。奥地利西端的福拉尔贝格想加入瑞士，其他地区也可能照办。对此，社会主义政府无能为力，还不得不与民兵分享权力。调停人知道这些迹象意味着什么，他们不希望奥地利重蹈俄国和匈牙利的覆辙。3月底，协约国取消封锁并向奥地利提供贷款，他们还运去食物和衣物。奥地利成为仅次于德国、波兰、比利时的协约国援助的第四大受惠者。1919年春，一位杰出的维也纳记者对一位美国人说，形式非常严峻，但还没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当年夏天，共产主义者企图武力夺取政权，但阴谋很容易就被粉碎了。

当协约国要求奥地利派代表出席巴黎和会时，对奥和约还远远没有完成，但正如威尔逊所说，向其政府表明协约国的支持也不失为良策。但他们却不能邀请匈牙利政府，因为布达佩斯由共产党执政，毫无疑问与俄国布尔什维克结盟。劳合·乔治比较温和，他听说200名中产阶级在布达佩斯被杀，但他不能保证消息的真实性。他说：“我们不能因为讨厌其政府就拒绝与匈牙利人讲和。”最后，由于匈牙利与邻国开战，传唤他们参加和会根本不可能。

奥地利代表团由其总理伦纳率领，他性格活泼，一表人才，喜欢美食和好酒，爱好纸牌游戏和跳舞。他是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前往巴黎时，聚集在火车站的人群高呼：“带回令人满意的和平！”伦纳回

答说：“包在我身上，我一定为我们可爱的人民赢得一切可能的利益。但不能忘记，我们没有赢得战争，我请求你们不要怀有过高的期望。”除了一些专家，他还带了一位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和一位记者，他战前在巴黎就有朋友，包括克雷孟梭和一位真正的英国英雄。鲁道夫·斯拉丁曾经和戈登将军一起经历在苏丹的灾难性的远征，被马赫迪囚禁数年，然后被基奇纳释放并封为爵士。斯拉丁·帕夏给老朋友鲍尔弗写信，请求允许奥地利代表团面对面与调停人谈判。鲍尔弗很遗憾这一点不可能实现，但却利用斯拉丁作为非官方的交流渠道。

火车抵达巴黎时，伦纳用法语道歉说他不会讲法语。他说第一次来巴黎他非常高兴并亲切地笑对媒体。当被问起坐火车穿越战场的感受时，代表团的另一位成员不动声色地说：“有些有先见之明的人特意让火车放慢速度，以便使我们更好地欣赏法国五月的美景。”甚至，当他们被迫耐心等待时（四人会议一时心血来潮把他们召来，但很快就把他们忘了），奥地利人依然表现得无可挑剔。他们打牌、看书、漫步。其中有一人回忆说：“法国食物及美酒都很好，饥荒多年之后，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是享受。”有时，协约国守卫带他们出去探险。作为农民的儿子，伦纳还特意要求去一所农业大学看看。大家都说，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完全不同，他们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在圣·日耳曼，当地人尤其喜欢一位来自蒂罗尔，身穿栗色粗绒夹克，头戴插有黑色羽毛的小绿帽的代表。他们没有意识到他在服丧，因为蒂罗尔南部的德语区已经分给了意大利。

意大利人透露了许多有关和会条款的信息，这使奥地利人抑郁不安。奥地利国界问题基本上交给由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处理，他们听取了捷克斯洛伐克及意大利等国的要求，不过，当然没有征询奥地利的意见。加里西亚被分给波兰，波希米亚划归给捷克斯洛伐克。大约 300 万讲德语的人也被一起分出去了。奥地利外交部长，最聪明的社会主义者奥托·鲍威尔在维也纳作了一次激情洋溢的讲演：“有五分之二的国民将受制于外国统治，既没有投票表决，也违背他们的意愿，并因此被剥夺了自决权，”他说得有道理，但巴黎几乎没人理睬。

协约国还决定不允许奥地利与德国联合。1919年，许多奥地利人认为与德国联合是祖国安全和繁荣的惟一希望。在大学和咖啡馆，泛德主义者大谈重新加入德国大家庭。社会主义者非常兴奋，因为如鲍威尔指出的，德国正在向左倾斜，联合奥地利和德国的工人阶级将巩固加强各地的社会主义。伦纳的态度更加实用，更具代表性：“由于害怕饥荒和失业，担心突然缩减企业用地，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联合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但还有许多奥地利人有保留意见：不喜欢北部德国新教徒的天主教徒（占多数的）、害怕德国竞争的商人、不希望维也纳屈就柏林或魏玛的维也纳市民。各个阶级的奥地利人都记得普鲁士和奥地利为领导德国人而长期竞争，以及战争期间德国拒绝让奥匈帝国单独讲和。

战争结束第二天，11月12日，新成立的维也纳临时大会通过决议，赞成与德国联合，并开始与德国谈判。奥地利人很谨慎，明确表示任何联合都要尊重奥地利的独特个性。德国人也同样谨慎，他们不想在对德和约未定之前惹恼调停人员。正如德国外交部长布罗克多夫·兰曹明确向鲍威尔所表示的，德国必须为自己考虑。如果协约国认为它在南部赢得领土，他们，特别是法国人，将夺走德国西部和东部的领土。

他们的讨论很专业。在法国的坚持下，协约国最后决定禁止这两个德语国家任何形式的联盟。战争末期，法国曾想鼓励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建立强大的天主教联合组织以抵制信仰新教的普鲁士。1919年春，由于英美都不支持德国分裂，法国政策就转变为防止奥地利投入德国的怀抱。在维也纳，法国政府暗示得很明显：如果奥地利想要比较有利的和平条款，它必须放弃所有联合计划。克雷孟梭说法国希望和平，“但是如果我们缩减军备，而与此同时奥地利给德国增加700万人口，那么邻国德国对我们就是个很大的威胁”。威尔逊担心违背自决原则，但不是对德国而是对奥地利。另一方面，在维也纳的助理报告说，群众对奥地利与德国联合的支持逐渐衰退。他与意大利人的关系已经非常糟糕了，因此不想再与其他调停人发生争执。1919年4月，他和克雷孟梭一致同意在对德和约中包括这样一条：德国必须尊重奥地利国界。劳合·乔治默许（奥

地利人后来声称这不可能)，因为克雷孟梭许诺法国在波斯做出石油方面的让步。英国首相也提供了一个保全面子的建议，即只要国联同意，奥地利就可以联合德国。威尔逊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分别在对德、对奥和约中加入大意相同的条款。由于委员会必须全体一致通过，这有效地否决了法国和意大利。

5月底，奥地利代表团抱怨和平条款模棱两可。对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条约仍然很零碎。必须批准草案终稿的四人会议忙于对德和约的最后谈判，并讨论意大利的要求，奥地利及其问题被排在次要位置。正如一位英国专家抱怨说：“在场所有人都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当然了，意大利人很难对付。”

6月2日，奥地利代表团最终看到的是一份仓促而就的文件，用汉克的话说，是“条约的幻影”。一些条款直接移自对德和约，连检查准确性和连贯性的时间都没有。当得知条约中包括不得拥有潜艇之类的规定时，奥地利人非常震惊。正如克雷孟梭窘迫地说，条款还不完整。协约国在奥地利某些边界的问题上也有分歧，特别是蒂罗尔地区与意大利的边界和与南斯拉夫的国界。由于最后意见不合，克雷孟梭被迫在把条款递交奥地利之前删除有关奥地利与南斯拉夫边界的部分。

虽然调停人把对德和约作为模板，但他们对奥地利却从轻处置。例如在战争罪问题上，惩罚德国皇帝是一回事，但正如劳合·乔治指出的，奥地利的卡尔皇帝1914年还未登基。至于赔款，专家们原本制订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计划，要求奥地利和匈牙利承担帝国的大部分战争债务和赔款。鲍尔弗说：“如果一个人靠救济生存，就不应该要求他还债。”确定赔款金额的任务最终转交赔款委员会，两年后，委员会承认奥地利没有任何赔偿能力。匈牙利没有那么走运，它必须每年用黄金和物资支付一部分。开始几年它都履行了义务，但后来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以至于协约国暂停赔款并向其提供贷款。1930年，大萧条期间，匈牙利赔款问题被重新提上日程，并于1944年开始支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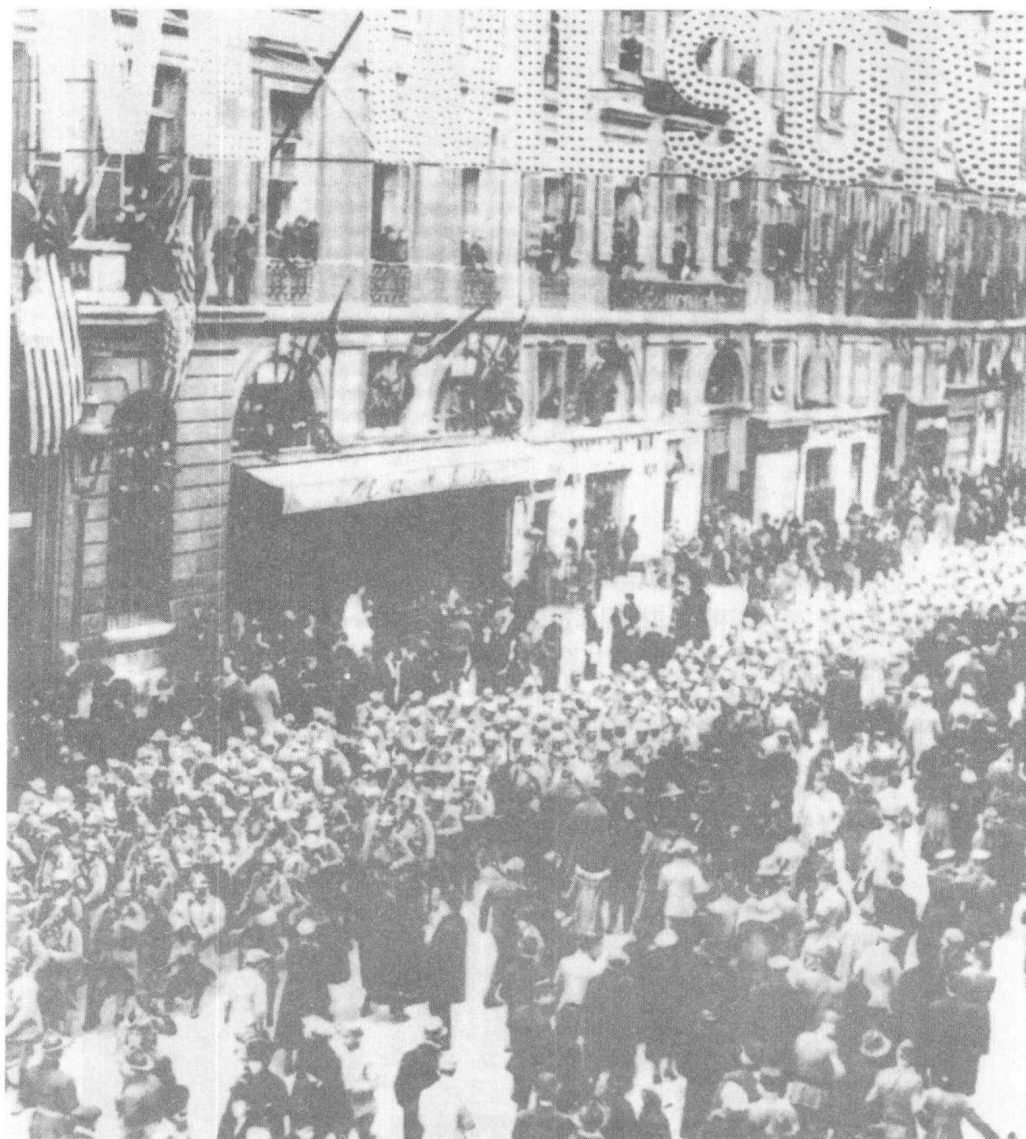
接受递交时就已经公开的条款时，伦纳发表了一篇不失威严同时有意

和解的演讲。他说：“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从你们手中，从战胜国手中接受和平。我们一定尽责地权衡摆在面前的每一个主张和你们提供的每一条建议。”回到旅馆，奥地利代表仔细研究了条款，有人说：“我们原以为他们会手下留情，但发现奥地利的条款比德国的更加严厉时，我们非常伤心、痛苦和沮丧。”为此，奥地利哀悼了三天，全国上下一片震惊，人们幻想破灭。左翼某报纸的社论写道：“没有哪一个条约像《奥地利条约》那样背离其指导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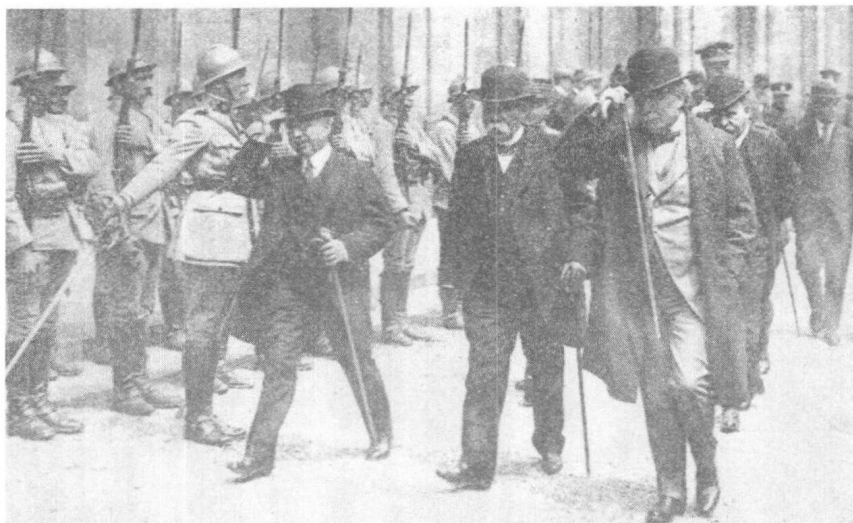
7月，奥地利人上交了书面评论并等待回复，调停人（许多首要政治家缺席）则在考虑如何应答。一位奥地利财政专家回忆说：“对战胜国强加到战败国的惩罚措施的漫长等待与刚开始的轻松愉悦简直有天壤之别。”他通过阅读亚历山大·大仲马的作品来消磨时间，并避免参与同僚间的讨论。奥地利的战略是抓住关键问题，而不是不分重点地对待所有条款。他们将赔款问题搁置一边，因为他们永远无力赔偿。但他们得到了一些让步，如严禁继任国瓜分奥地利的艺术财富。

调停人员同意在克恩顿州南部的克拉根福地区举行公决。也许是为了补偿分给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他们的自决权被忽视），也许是因为南斯拉夫没有捷克斯洛伐克那种热情，或者仅为了化解一场可能爆发的小战争，南斯拉夫也索要该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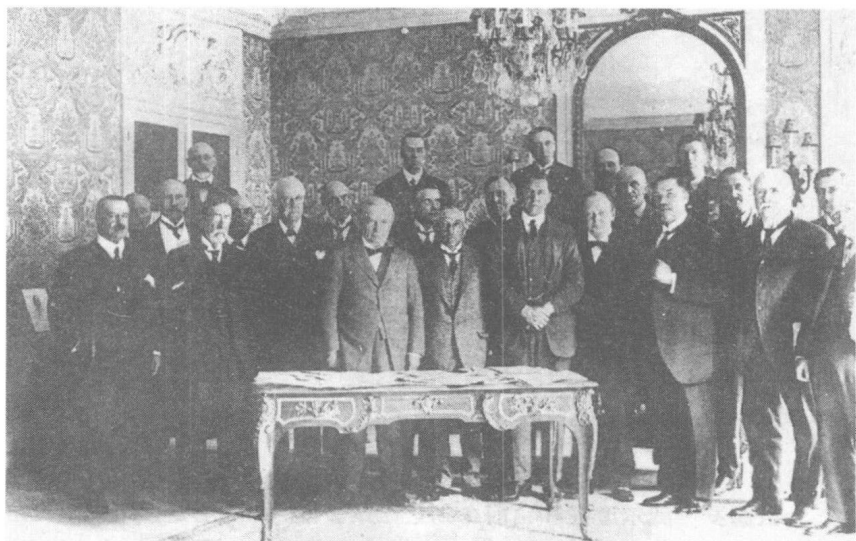
1919年时，克拉根福的15万人口成分混杂，讲斯洛文尼亚语的人占多数，但主要城镇以德国人为主，许多人能灵活使用不同语言。这里曾经是奥地利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的前沿阵地，现在却是坐落在卡拉维根山脉北麓、拥有平静的湖光山色的国家，点缀有中世纪的修道院、哥特式教堂、巴洛克宫殿和白色的牧人小屋。战争结束时，该地区北部由奥地利管辖，南部由南斯拉夫占领，由于南斯拉夫人管控过严，很快就激起人民反抗。沿停战线一带，奥地利人和南斯拉夫人关系紧张而且还有零星战斗。2月，一个美国代表团驶经该地区，不时停下来询问路人属于哪个国家。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们永远不会相信很多斯洛文尼亚人不愿成为南斯拉夫人。”



伍德罗·威尔逊在和会前夕到达巴黎，受到热烈欢迎。他许诺建立国联以结束大战，并主张对某些国家实行自决，欧洲及其他地区的人民对此充满期待，但不久便大失所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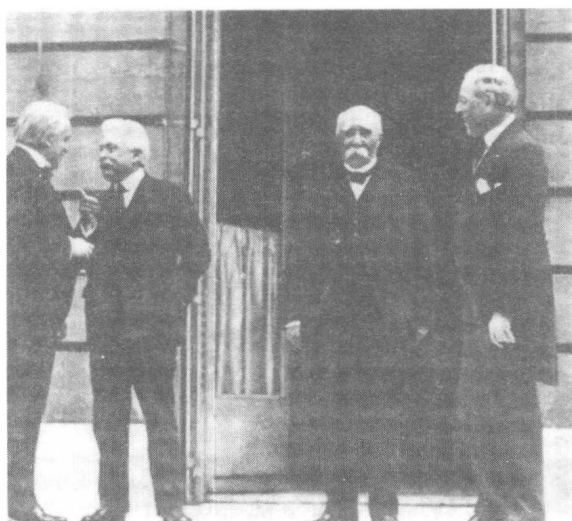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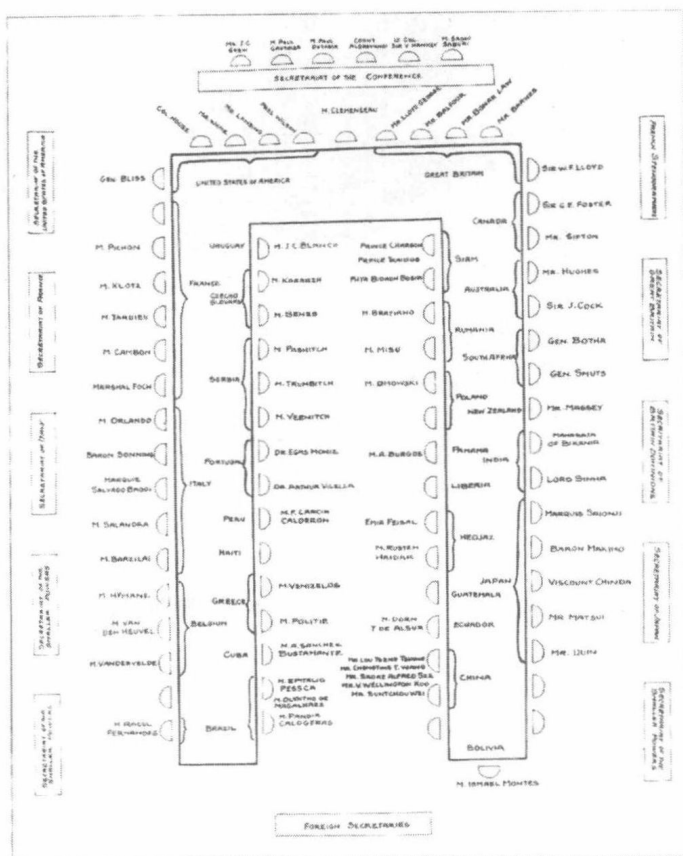


法国总理乔治·克雷孟梭和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一同走过仪仗队，战争期间，两人都得以使祖国保持完整统一。战后，他们来到和会谈判，既有民众的大力支持，同时也背负着沉重的期待。



大卫·劳合·乔治以及在和会给他带来巨大麻烦的大英帝国代表团。左起第二位是富有影响的南非外长斯马兹将军。分别站在劳合·乔治两侧的是英国外交部长亚瑟·鲍尔弗（左）和澳大利亚的比利·休斯（右）。温斯顿·邱吉尔站在桌子右侧，其左后方是劳合·乔治的军事顾问亨利·威尔逊。

巴黎和会的座位安排计划。和会共邀请32个国家派代表出席和会，既有参战国也有中立国。和会全体代表团只举行过8次会谈，但每次都使小国抱怨连连。



和会的实质性工作基本上都是由特别委员会或四巨头完成的。从左到右依次为：大卫·劳合·乔治（英国），奥兰多（意大利），乔治·克雷孟梭（法国）和伍德罗·威尔逊（美国）。他们一直会谈到三月，参与会谈的还有四巨头的外交部长和两位日本代表（出于礼节，日本也被纳入强国之列），因此就组成了“十人会议”。

大国的博弈



和谈与革命之争。许多评论家认为和谈的动因在于人们害怕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扩张，这种论调过于简单化。的确，和谈者十分担心无政府主义蔓延和中欧经济崩溃，但同时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恢复世界秩序。

威尔逊夫妇在圣克劳德观看赛马。虽然和谈工作繁重，代表们仍有休闲娱乐的时间。

